

目 录

- 第一章 一个鸡蛋 /1
- 第二章 一条人命 /12
- 第三章 一场情缘 /65
- 第四章 一起教案 /86
- 第五章 又一起教案 /135
- 第六章 一次革命 /194
- 第七章 又一次革命 /303
- 第八章 血沃春秋 /320

第一章 一个鸡蛋

1

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冬日，天气阴沉寒冻，欲雨未雨。一大清早，赣西北九岭大山腹地，宜丰县城南蔡家大屋“轩窗第”里炊烟方起，大院门外灰蒙蒙、湿漉漉雾霭之中，忽然钻出一个探头探脑的小官差。

小官差头一回去到蔡家跑腿，跨进门楼，穿过宽阔麻石场地，拐进一条石板长巷。行至巷尾，蓦现一座白墙黑瓦大院，西墙探出几棵枣树，一蓬枝丫掩蔽半边屋宇。恰逢屋里老厨子早起如厕，院门虚掩，小官差溜小跑进去，仰望大屋门楣上的黑漆横匾，虽不认得上面三个金字，却晓得这便是名门大户“轩窗第”。

小官差抻抻衣襟，踏上台阶，迈进门槛，远远望见一位五旬年纪男子清着嗓子，从两进大厅之间敞口天井上方的西横厅里走出来。只见他中等个头，身板壮实，步履稳健，穿一袭半旧深蓝土布长袄，并无罩衣。这要换了别人，八成就是仆佣；可他却像县太爷一样，穿着粗衣也是一副老爷派头。小官差断定他便是这“轩窗第”主人——蔡家族长、秀才老爷蔡纪高，赶忙跑上前去见礼，躬身作个大揖，朗声道：“蔡老爷安好——，县太爷有请蔡老爷去县衙议事。”蔡纪高止住步子，点头“嗯”一声，也不留小官差吃茶，径自转身折回西横厅去了。

宜丰县城方圆五六里，百姓六七万。城内熊、胡、蔡、漆四大望族，县人为之仰慕，称为“四家”。“四家”世代联姻，血脉亲缘盘根

错节，好比屋墙上的爬山虎，扯动哪根细枝末节，满墙藤蔓都要受到碍动牵连。

咸丰年间，太平军造反，从广西一路打到赣西北。朝廷派兵征剿，两厢酣战多年，难分胜负。其间“四家”出私财设团练局，招兵买马，辅助官军作战，银钱花得比泼水还厉害。好容易内战平息，不料外辱又至，一茬一茬的兵徭粮饷接踵而来，“四家”也吃不消，自此都走了衰运，往日峥嵘早已十去六七。

小官差初次去到“四家”跑腿，不懂行情，依着在别家小门户里受过的礼遇，传完话便垂手侍立，等候请茶——请茶只是客套，一般是赏给茶钱。不料蔡老爷连一句客套话也没有，小官差讪着脸转身而去，心里禁不住抱怨：真是店大欺客，连个不看僧面看佛面的礼数都没有，害我白作一个大揖。

蔡纪高从容用过早膳，又吃了茶，抽了烟，方才更衣出门。一盅茶工夫，到达县衙。眼前这座雄踞城中，屋宇连片，铺陈百亩的巍巍县衙，说来还是蔡家祖产。早在宋朝年间，蔡家祖先上书朝廷，奏请宜丰易镇设县，并把自家府第献为衙署。此后千年，县衙屡经修葺，不断增删，但是直至如今，它的地契、房契却还紧锁在蔡家祠堂的紫铜钱柜里。因此渊源，蔡家族人出入县衙便多少还带些闲庭信步气派，而县衙主仆也对他们格外高看一筹，礼遇三分。

蔡纪高跨进衙门，衙役领进捕厅右侧的钱粮厅。厅内增设了临时座席，济济坐满一屋子人。不单城内“四家”族长、绅士，全县八乡四十一都乡约、秀才也都在座。这些人蔡纪高大都相识，也多半沾亲带故。寒暄之余，打探得知，县太爷兴师动众召请乡贤绅士，专为商议筹集庚子赔款。

赔款之事早在县内传得沸沸扬扬，县人都晓得事起义和团拳徒打杀洋人。县衙替朝廷筹集赔款也不是头一回，以往都是加派在丁漕上，叫做“加漕”；或者平摊到人头，叫做“人头捐”。百姓虽不情愿，到头来官差上门，一威逼、一恐吓，胆小的便赶紧翻箱倒柜找银子；有那强蛮些的，傲然对抗，最终也经不住乡贤绅士们穿梭般上

门，好说苦劝：“只有蛮官府，没有蛮百姓，我俚平头百姓还蛮得过县太爷吗？”于是也骂骂咧咧地掏腰包。

无奈这些年水旱交加，县人越发贫穷。典当逃荒之事，日日有之。况且这回银子又赔得忒多，据说要见人一两。县人都为此愤愤不平：“拳徒打杀洋人关我俚良善百姓什么事？我俚又没有打杀洋人，天主堂里传教士那么强蛮，我俚没弹一个手指头；西娥西媛二位修女，我俚待如乡亲。凭什么要我俚赔款？这叫黄狗吃屎，乌狗担赃，简直毫无道理！”不过乡贤绅士们倒不追究什么道理，他们只为此发愁：“县太爷要人头好说，若要男丁妇孺见人一两银子，只怕比向兔子要角、向老虎要翼膀还难！”

蔡纪高刚寻个空位落座，忽听得身后棠浦乡乡约一声哂笑：“我看这事不用商议，索性再闹一回拳，打杀百姓，或许能把银子征上来。”话音未落，早有人阴阳怪气插嘴：“闹拳还不行，还得刀枪不入。不然犯了众怒，百姓把你打杀了，你去阴间征银子？”众人听了这话都嬉笑起来，仿佛大家不是来议事，倒是来等着看县太爷笑话的。

忽然一阵靴鞋作响，一干县丞、主簿、书吏、税课司大使簇拥着新任县令杨国璋入场。杨令自去桌案主位上落座，随从分坐两翼。县丞客气问候诸位乡贤，杨令也点头致意。随即话入正题，县丞通报省府下派银两数额，吞吞吐吐道：“父台大人体恤子民贫苦，不忍、不忍再兴人头捐……”话未说完，满座惊然：“不兴人头捐，钱从何来？”县丞东张西望，缓缓道：“父台大人打算把派款平摊到田亩，兴纳亩捐：每亩正银一两，加收钱三百文；正米一石，加收钱二百文……”众人都听得一头雾水。一片瞠目结舌喧嚷声中，一位须发花白老乡约站起身来，拱手陈词：“父台大人，我俚宜丰山区县份，气候寒凉，田地瘦薄，稻田亩产只得四石。田租种肥、耕牛犁耙、家什农具去一石，粮税兵徭、摊捐派款又去一石……”不待杨令回话，那个年轻黑脸张飞模样的棠浦乡约早跳起来叫嚷：“把刀架在佃农脖子上，也征不来这般的亩捐咧！”

县令正襟危坐，面无异色，县丞只得硬着头皮分辩：“父台大人

明察秋毫，岂有不知佃农苦楚？父台大人的意思是，先由田主东家代纳亩捐，等日后局势太平、天下富裕，再分期向佃农索还……”偌大粮厅顿时陷入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蔡纪高身子一紧，顿时周身血脉凝冻，一根根汗毛直竖起来，渐次变成一根根冰凌。愣怔半日，惊然记起春天接到京师发来长子亡故电报之时，自己也是这般血液凝冻，通身冰冷。

蔡纪高育有两子一女，长子立德，次子立春，闺女立秋。立德自幼读书天分不高，年过二十，连个秀才都屡试不中。蔡纪高料定长子在科场上难有出路，恰逢那年天宝乡刘氏族家派遣子弟出洋留学，他觉得这倒是个机会，便让长子辍学，搭伴刘家子弟一道留学东洋。这步棋原本走对了，前些年立德学成归国，正赶上朝廷推行新政，设立督办政务处，经由同窗中皇家贵人举荐，得以高就司员，这不也算做了京官吗？不料立德有运无命，今年二月初九日，出门下馆子归宿，从马背上跳下来栽到地上竟一命呜呼。京城郎中勘验尸体，给了个“饱食断肠”说法。后来灵柩送回家，却惹出好些鬼鬼魅魅的流言。

春天的时候，蔡纪高已经跟着长子死过一回。如今惨痛记忆又袭起身上一阵痉挛，耳朵里哪里听得清县丞说些什么？早在蔡纪高祖父当家时候，眼见米价日贵，银价日贱，精明的老太爷便预知了盈虚消息，当机立断把家中现银和资产都兑成粮田。随着蔡家粮田收益日显，熊、胡、漆三家瞧出门道，争相效仿，甚至把钱庄、当铺、商号也典卖兑田。经由两三代人盘弄，“四家”公私产业，大都变成城外乡村大片大片的好水肥田。倘若“亩捐”一兴，先辈们的慧眼独具，两三代人的苦心经营，锱铢计较，仿佛只为留待今日，以供县太爷瓮中捉鳖，一网打尽！

忽然“啪”的一声，有人在座前几案上猛拍一掌：“岂有此理！这是要打劫田主东家咧！”蔡纪高扭头一望，拍案而起的正是自己太太胡碧玺娘家族老爷胡劲松。胡劲松敢跟县令叫板，只因胡家出了一位进士，名叫胡思敬，现在朝中吏部考功司担任主事。吏部是管官

机关，考功司主事是管官之官，大清一国，大小命官勤廉优劣都由考功司掌控。

蔡纪高缓缓坐正身子，脸上泛起活色，目不转睛盯着县令。此令四十出头年纪，未着官服，一袭立领乌黑暗花缎面对襟长袄把身躯和脖颈都包裹得严严实实，映衬得一张方脸白亮如玉；大鼻两翼，散布些绿豆大小黑斑，坏了白玉品相，却叫人对这张方脸过目不忘。只见杨令轻轻嘘口气，直面拍案而起的胡劲松，操着浓重的广东梅州口音，赔笑道：“不怪胡老爷生气，县衙出此下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倘若别有法子，本官断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之后说教一通“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大道理，忽然使个眼色，粮厅侧面书房里便有衙役抱出一摞刊印表册，逐一分发给在座众人。

静候表册分发到人手一份，杨国璋轻轻咳嗽，挺胸正坐，一字一句吐出话来：“值此国难当头，县衙兴纳亩捐，只为分忧君父，报效朝廷。诸位乡贤明察，所摊亩捐，悉数为省府分派银款，本官并未增益分毫……”说话间，一双微微吊睛双眼放出两道雪亮寒光，仿佛两把御赐宝剑，直直刺向胡劲松脸面，冷笑道：“胡老爷若不情愿，只管向你家主事大人告状去吧！”

胡劲松浓眉紧蹙，画饼般圆脸上，一双金刚怒目，咄咄逼视县令眼中锋芒。众人都凝神屏气，不敢吱声，仿佛一场好戏演到紧要关头，生怕走眼错过。胡劲松浓须包裹之中的嘴唇嗫嚅半天，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盛怒之下，猛然把手中表册往地上一摔，脚下一惯，“嘭”的一声踢翻座前茶几，愤愤然冲出厅门去了。

满堂众人，除去“四家”族长自不用说，其余乡约、秀才、绅士也都是家中置有田产的。眼见胡老爷领头发难，大家都跟着起座离席，争先恐后挤出粮厅，冲出县衙。仿佛跑得飞快就能逃脱厄运；延俄片刻，那巨石一般的“亩捐”便要落到头上，把自己砸得粉身碎骨。

一餐饭工夫，天色竟越发阴沉。这个日子仿佛没经起承转合，径直从早晨坠入黄昏。灰蒙蒙湿润晨雾，水汽蒸发，变成暮霭般黑云，弥漫在半空。

世上人事，与天之垂象吻合。方才进去县衙，一班乡贤绅士还是光鲜、体面上宾，被县令礼请去商议全县百姓之事——当然也是县衙和国家大事。岂料出得衙来，他们就变身为苦主、冤大头和瓮中之鳖——全县百姓之事、县衙和家国大事，瞬间变成他们自己的飞来横祸。

拥挤出县衙，大家聚成一团，驻足在衙前水池边上。所有人都像被揭去了面皮，顷刻之间变得五官模糊，面目全非。平日里的谦谦君子，一个个挥拳顿脚，龇牙咧嘴叫嚷起来：“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凭什么全县派款都落到我俚田主东家头上！”又说：“这般老虎借猪之事，亘古未有，绝非家国祥瑞！”

突如其来的喧嚣，惊起水池中央假山石上一只缩着脖子似睡非睡的寒鸦，“呱儿——”一声，振翅飞去了。

蔡纪高倚靠着冰冷的水池石栏，并不附和大家叫嚷议论。他从小受到佛徒母亲影响，养成一种思维惯性——相信凡事都有因果。不管遇上什么好歹事情，他总要追寻出个中因果，而后才能做出判断和处置。

蔡纪高先父是个举人，年轻时做过九江县令。但他只做一年便上折朝廷，自请辞官改任教谕。辞官的原因，据说只因俸禄太少，身为县令之人，若不从经手官司捞取不义之财，庞大的公私花费便要仰仗治下店铺、商家孝敬的年敬、节敬等陋规费银子开销。蔡令出身富家，自小养尊处优，从没为钱财操过心，贪腐谋财之事，自然是棉花店失火——免（弹）谈。不单如此，他还从娘胎里带来一股子心软面薄性情，实在伸不出手去从老迈的店家掌柜、失色的妓院鸨母手中接一块两块大洋，只好辞官不做。

彼时同寅僚属纷纷哂笑，都说蔡某人真是个书呆子。陋规费乃千年传统，又为朝廷默许，哪个县令不要伸手的？偏你蔡某人的手是金手银手吗？谁知九江城内有位终生不仕的状元公，听说有此一人，喜得击掌大呼：“不意天壤间，乃有蔡郎！”又访察得蔡郎而立年纪，未得子嗣先丧妻室，二话不说，赶紧聘媒说项，厚备妆奁，把个青春已老却待字闺中的女儿嫁给他做填房。

这女儿便是蔡纪高母亲张氏，青春未嫁，只因学问太大，曲高和寡。状元公常对人说：“倘若我与闺女一同下场，状元非她莫属，我只好屈居榜眼。”张氏自幼学佛，尤喜六祖新创禅宗之法。得知爹爹做主要把她嫁往宜丰，便说：“好！宜丰是曹洞、临济祖庭，佛性氤氲、钟灵毓秀之地。爹爹你说，耶律楚材何等人？连他还要拜身在曹洞行秀禅师门下为徒呢！”状元公一听这话，叫苦不迭：“女儿如此推崇耶律楚材，只怕蔡郎不是你配偶。耶律出仕，人家蔡郎可是辞官的。”谁知张氏莞尔一笑：“爹爹岂有不知？出仕有出仕胸襟，辞官有辞官情怀，貌似两途，实则一路。”状元公忙问：“此话怎讲？”张氏回道：“倘若心无苍生社稷，出仕只为求取富贵，辞官实因不堪烦剧，二者都无足矜夸；反之，出仕为苍生社稷故，辞官为苍生社稷故，岂有不同？”状元公“哟”一声，惊诧道：“这里头学问老大，女儿何时懂得这般道理？”张氏浅笑：“我见王维所作《能禅师碑》中，有‘永惟浮图之法，实助王皇之化’之句，就明白了这般道理。你看明朝姚广孝其人，一个禅僧，天命年纪，却要入世助燕王举兵夺位；事成之后，却又退居山寺，清静自修，丝毫不贪享荣华富贵。爹爹你说，此般入世出世，可有分别？”状元公这才点头，心下大慰。

蔡纪高少年时，见母亲日日吃斋拜佛，曾问：“姆妈如此虔诚礼佛，莫非求佛祖赐你富贵寿考吗？”张氏笑说：“高儿，佛祖早已在经卷里开示求取富贵寿考法子，世人只要依法修行，种富贵寿考之因，自然得富贵寿考之果。倘若不事修行，只求直接恩赐，佛祖也帮不上忙咧。”蔡纪高纳闷：“那世人为何还要吃斋拜佛？”张氏叹道：“若能依法修行，便不吃斋拜佛也是一样。礼佛只是一种规仪，只为管束身

心意识，勿使偏离佛法，懈怠修行而已。”

蔡纪高常见乡村男妇对佛法一无所知，却争相以贿赂之法烧香拜泥偶，大献牺牲玉帛。仿佛菩萨便是贪官，得人钱财，替人消灾，心里大不以为然。听得母亲教诲，颇有感悟。成年后攻读孔孟之书，渐觉圣人所教修齐之道、平治之策，乃至王皇之化，如“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之类，其实不出因果范式，并不与母教浮图之法相悖。惟有不同，母亲所说因果，纵贯前世今生，累世累生，无量世生；蔡纪高觉得颇有些虚无缥缈，擅自把它替换为历代祖先，自己本人和子孙后代。

稍稍寻思，蔡纪高便晓得眼下“亩捐”来历。全县三十万百姓，如今都已成为夏日里黄瓜藤蔓上开出的一朵朵谎花，惟有工商户和田主东家还算是霜降后油茶树上高挂的桃实。工商户饱受厘金、盐税之苦，早已闹得鸡飞狗跳。你说县太爷除了拿田主东家开刀，还有别的法子吗？向来寻出因果，蔡纪高便能从容处事。然而这回不同，虽寻出“因果”，他也一筹莫展。暗自叹口气，不觉挪动步子，慢慢转悠到大街上去了。熙攘的街市给他一种莫名的迷离之感，抬眼眺望，只见满目乌云低垂，城外远山已不在视野。恍惚之中，不禁有些疑心，莫非外面的世界早已坍塌，天壤间只剩下这方鸡蛋大小的城池，杌隍遗世？

“蔡老爷——”忽然一声叫喊。转身一看，只见那个黑脸棠浦乡约站在眼前，喘着粗气叫嚷：“蔡老爷，大家都说，这‘亩捐’绝对不能给咧！管他灭门知府、破门知县，这钱绝不给他！”黑脸乡约握着拳头冲他叫嚷，仿佛他就是那灭门知府、破门知县。蔡纪高仿佛受到威胁，诺诺道：“哦，是是，不给不给，绝对不给！”黑脸乡约对他并不放心，反复叮嘱：“可别受县太爷哄骗，千万别带头交钱！”蔡纪高此刻脑子完全清醒，忙说：“放心放心，我绝不带头！”

回到蔡家屋场，蔡纪高方才觉得心里稳妥一些，脚下也恢复了四平八稳步态。家族之中男男女女，一见族长老爷，争相叫喊“高爷高叔”。不知为何，这声声叫唤，却又让他莫名心慌，不由自主把眸光凝聚到人家脸上。仿佛那一张张脸面便是什么珍贵文物，正临毁坏之虞。

忽然，经过一个石砌四方凹形垃圾坑时，蔡纪高瞥见坑里一团白亮，惊然止住步子，仿佛意识到那是一个元宝。而那不过是一个完整的鸡蛋壳而已，蛋尖一头被敲开一个小口，里面蛋瓢早已被人挖食。

蔡纪高仿佛受到那蛋壳刺激，伸手捡起来，放声大嚷：“不得了！不得了！我俚蔡家要败家了！”场地上的人迅速围拢来，族长老爷如此大叫大嚷可是鲜有之事，更何况嚷出这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咒语。蔡纪高凝神盯着那个蛋壳，里外察看，宛若鉴赏一件古董，并要从中洞悉惊天玄机。慢慢把一双眼睛慢慢瞪成两个半圆，才把眸光移离蛋壳，咄咄逼视众人：“你俚说说看，啊？这是谁啊？一个人独吃一个鸡蛋？啊？有这样饕餮大吃的吗？一人一个蛋！啊？大吃如小赌，大瞋如小死！家规都废了，家风松懈，这不是现出败象了吗？这不是要败家了吗？”

围观族人总算明白族长为何发威动怒。九岭山脉一带，民众自古深信“富不过三代”谶语，认为这是天咒，灵验无比。那些富家大族为了与之抗衡，都制定了严格的家风家规，以期通过自律幸免于难。大到安身立命，小到饮食起居，都有条条框框绳墨于人。比如饮食起居方面，除了“大吃如小赌，大瞋如小死”“家有千万，餐粥餐饭”之类耳提面命告诫，连每餐吃饭碗数、每碗菜准许下揀次数，事无巨细，都有定数。吃饭是“男不过三（碗），女不过二（碗）”，揀菜是“荤不过三（下），素不过五（下）”。诸如此类，男丁妇女从小耳熟

能详，并被要求身体力行。此等规矩，仿佛上天也为之肃然起敬，不得不对它礼让三分。你看“四家”不都抗过天咒，富贵传家数十代吗？不过如今世风日下，家国纲纪废弛，人们自律早不如先辈之严。况且“四家”也都落到强弩之末境地，家族尊长们为挽救族运颓势处心积虑，百般营谋，也无暇顾及这些细枝末节琐事。不过这并不等同他们放弃管束之权，只要乐意，他们随时可以小题大做追究某个犯规的男丁妇孺，严加训斥，甚至诉诸族规家法。

族人都认可族长发怒理由，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受训，并无异议。忽然一个身材瘦长、高高鼻梁上挂一副铜边眼镜的老夫子挤进人群，忍不住替那蛋壳开脱：“不见得是一个人独吃，或许挖出蛋瓢来大家分吃了也未可知？”谁知蔡纪高却像被人踩着尾巴，越发厉声大喝：“挖出蛋瓢分吃？啊？有这样的吃法吗？我倒不晓得，我偻几百年旧家，如今竟兴出这种吃相来了！”

蔡纪高驳斥的理由照样充分。千年世家大族，讲究的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喝有喝相。比如这种熟鸡蛋吃法，便要快刀竖切，一分为二，再切，二分为四，勿使破碎，勿使切面粗糙，使呈莲花瓣状；之后一瓣一瓣装入洁净瓷碟，层层摞起，使呈圆形；再在圆心处扣入半只横切鸡蛋，使呈一朵盛开之莲，方可端上桌去，是为珍馐。怎能像小门户里无教无学粗俗男女，随便抓起一个鸡蛋挖而分食？老辈子自古有真知灼见传承下来：人世绝大学问，尽在家庭日用之间！这般烦琐规仪，最能使人精神凝聚，百事可成；反之，行为举止懈怠则致人精神松弛，礼仪荒疏，一无所用。

“你偻莫要小瞧一个鸡蛋！鸡蛋里本是孕育盘古的，早在太古之初……”蔡纪高抑扬顿挫叫嚷起来，四周围观族人忍不住哄堂大笑，显见族长老爷失态了。这时屋场巷子里走出一位身穿深蓝制服、方脸尖下巴的英武男子。此人正是蔡纪高堂兄之子，名唤蔡立功，如今正在省城南昌就读武备学堂；恰逢归省母病，尚未返校，闻知堂叔发威动怒跑来探个究竟。蔡立功向老夫子问知缘由，眼见堂叔失态，赶忙上前劝慰：“高叔，一个鸡蛋而已，你老人家生气也够了。我正要去

看望婶娘，不如我侍候叔父回屋歇息。”

谁知不劝还好，经他一劝，蔡纪高仿佛发起人来疯，越发把那个蛋壳高高举起，踉跄地迈着步子，一个劲地高声叫嚷：“莫要小瞧一个鸡蛋！鸡蛋里本是孕育盘古的。‘早在太古之初，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

蔡立功劝不住叔父，退回到老夫子身边，急问：“我高叔这是怎么了？”老夫子小声嘟囔：“只怕是中了邪咧。”蔡立功蹙眉：“好好的，怎会中邪？”老夫子摇头叹息：“你高叔晚年丧子，心气衰了，阳火降了，自然容易中邪。”

这时候，大家还不能预知蔡纪高家中即将闹出一条人命来。时过三天，当蔡家“轩窗第”里命案突发，老夫子禁不住改口：“原来高爷不是中邪，而是预先感知了噩耗，所以才失形失态。”族人疑惑不已，一齐愕问：“人怎能事先感知噩耗？”老夫子镜片之下双眸一转，蓦然现出两只白瞳：“你俚晓得什么？世上万物皆有灵感。春至草木争荣，秋去百花凋落；潮润础湿，洪来蚁迁。人为天地主宰，万物灵长，岂有不知福去祸来？”

第二章 一条人命

1

时过三日，便是冬至。宜丰的冬至，每年都起于“当当当……”的锣声，仿佛被人鸣锣开道簇拥而来。原来宜丰百姓作兴冬令进补，认准最佳补品莫过驴胶。因而每年冬至来临，便有北方煎胶客赶着驴群，驾着驴车，拉着铜锅、瓷缸家什前来现场煎胶。胶客入城，便去西门内柴市场荒地上安营扎寨，一面起架搭棚，砌炉打灶，沿着城墙一溜排开浸泡驴皮的瓷缸；一面派出小伙计牵着驴，敲着铜锣去大街小巷巡游，“煎胶啊、煎驴胶——”地叫喊，把冬至的消息传遍全城。

一两天内，柴市场便会形成热闹的胶驴集。先前富裕年景，采茶戏班子也会来搭台唱戏，一直要唱到来年元宵。这些年戏班子不来了，但是来演皮影戏、蚌壳戏、唱道情的人却不少。那些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演武耍杂戏的艺人、卖叮当糖的郎货、打卦算命的瞎子，也会赶来摆摊设点。于是，柴市场内不单响起煎胶客“当当锵锵”的锣声，还有道情老人“咿咿呀呀”的胡琴声、卖糖货郎“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也会一阵阵传开；间或，远处樟树林里拴着的驴群里传来一两声让人听了茫然不解其意的嘶鸣，却被看杂耍人群里爆出的一阵叫好声吞没。

宜丰百姓向来把上街赶集叫做“当圩”，惟有赶胶驴集却叫“看驴”。人人都说上街去“看驴”——意思是看中一头驴，买下来现场煎胶。然而真看得起一头驴的人家不多，几家合起来看一头驴，平分

驴胶的也不多，一般都是花上百十吊钱，去胶棚里称几两现货驴胶，就算看了一回驴。

县人看完驴，还要绕着圩场巡游两三遍，东看看西瞧瞧，货比三家，把痛风膏药、鸡眼贴或是虎骨酒买下。当然，他们还要驻足看看那个金鸡独立在爹爹头上顶碗的小姑娘，不管她的碗有没有掉下来砸碎，总要给她请赏的铜钵里丢几个铜钱，“叮当”作响；他们还会去唱道情的老人面前站一会儿，尽管老人拉着胡琴拖着哭腔唱出来的凄惨身世大同小异，早已熟知其详，他们依然会给他请赏的铁碗里丢几个铜钱，也是“叮当”作响；有些家运不顺之人，踱来踱去，忍不住朝算命摊踱去，在那放言“指点迷途君子，解脱久困英雄”的布幡前徘徊良久，没准就报上生辰八字，请瞎子师傅算一回命。转眼时至晌午，大家都会去到胶棚里坐下来，袖着手冲伙计吆喊一声：来一碗驴肉汤咧！

冬至那天，蔡家“轩窗第”里照例听到胶客锣声。往年看驴之事，都由蔡纪高承当。不料那天早膳一过，胡家族长胡劲松便打发人来请蔡老爷去“盈科泉”茶馆吃茶。蔡纪高心知肚明，一定是为着商议亩捐之事，便向管家蔡显忠问道：“你今天有事没有？没事便跟我出门。”

蔡显忠是蔡纪高家族远房侄子，家贫至极。有一年除夕，家中无钱买肉，爹爹打发长子去肉市转悠，谋求赊欠。显忠袖着手去到肉市，恰逢一家肉摊剩得二斤肥肉未能售罄，伙计急着收摊回家过年，便叫显忠赊欠而去。不一会儿，摊主前来收款，笑问：“二斤肥肉售罄了么？”伙计回道：“我让蔡显忠赊欠去了。”谁知摊主勃然大怒：“你真懵懂！蔡家父老子幼，一大家子老小，光屁股坐光板凳，嘴巴巴接起来箩绳长，哪个猴年马月还得上二斤肉钱？你不去把肉追回来，我便要扣你工钱。”伙计无奈，只得讪脸去到显忠家中，从砧板上拎回二斤肥肉。显忠想来人生绝望，悄悄拿根绳子溜进菜地茅厕，悬梁自尽。恰巧蔡纪高收租回府，路过菜地，内急如厕，赶忙解下。问明缘故，怜惜他实诚懂事，早年又读过私塾，当即雇到家中打理田租、

账房事务。四五年历练下来，已是一个能干管家，与主人叔侄相称，情同骨肉。

听到老爷问话，显忠含笑不言，眯缝着一双几乎看不见瞳仁的小眼在老爷和太太脸上扫来扫去。太太胡碧玺忙问丈夫：“你怎的有空去吃茶？你不要去看驴吗？去晚了好驴都被人看去了。”原来夫妻早有商议，冬至日要去看下一头好驴煎胶，拿去酬谢天宝刘家少爷那一份天大人情。

县城西北四十里地天宝乡内，居住着刘家大姓望族。刘家有位进士，名叫刘家玉，现在湖南为官，担任岳州知府，家眷并没随任。刘家玉长子昆泰，年纪和蔡纪高长子蔡立德相仿。刘家玉太太胡翡翠和蔡纪高太太胡碧玺原是嫡堂姊妹，两家也算是连襟亲戚。七八年前，胡家私塾请到几个学问一流先生，刘家玉便把大少爷昆泰送去外祖家里寄居读书。恰好蔡家两位少爷也在胡家私塾寄读，刘昆泰得以和蔡家兄弟做了同窗。又因那刘昆泰虽是刘家玉长子，却不是他太太胡翡翠所出，而是一个名叫简玳妮的姨太太生养。庶子寄居嫡母娘家，毕竟隔着一层皮肉。不多久，经不住蔡家贤昆仲再三相邀，昆泰便搬到“轩窗第”去吃住，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后来昆泰和立德一道留学东洋，归国又一同在京城就事，相处投契，情同手足，越发把刘、蔡两家联络得紧密亲热。

今年春天蔡立德亡故，刘昆泰告假护送灵柩回籍。滞留原籍期间，他家族一位开纸号的叔父打算筹办一所不考科举的新式职业学校，昆泰觉得此事大有可为，倒比去京城就事更能舒展自己抱负，便和爹爹商量，索性辞去京城职业，留在家乡办学。不料后来族人商议来商议去，觉得此举有悖朝廷科举取士国策，生怕涉嫌“动摇国本”招致罪责，因而打了退堂鼓。昆泰计划落空，白白耗费一年时光，只好等待过年后再去京城另谋职业。

蔡纪高夫妇一直惦记着要酬谢刘家少爷大情，打算冬至日看一头好驴煎胶馈赠，早已把话对昆泰说过，只待胶客来到便要实施。可如今蔡纪高当务之急是要应对亩捐大事，便随口吩咐太太：“要不你去

看驴，我要去和胡老爷商议大事咧。”这时，蔡显忠早已支使女佣去房里替老爷拿出礼帽来了，二人便一道出门。

蔡纪高夫妻谈话时，闺女蔡立秋不知为着什么事情风风火火跳进横厅，嘴里大喊大叫：“姆妈、姆妈——”立秋已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姑娘，一般女子这个年纪早已出嫁，只因先前祖母张氏临终时嘱咐过儿子媳妇：立秋的婚事要等她成年方可决定，且不必拘泥门第富贵，只要男女两厢情愿便是姻缘。谁知立秋成年后，婚事高不成低不就，至今待字闺中，成为爹娘一块心病。好在她自己倒不以为意，整天嚷着要做中国的修女，一辈子不嫁人。蔡纪高生气地骂她：“中国没有修女，只有尼姑，你还是做尼姑为好！”立秋却又一本正经理论：“我倒不明白，这修行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为何我俚中国人一说到修行便要剃了光头躲到寺庙里去咧？你看天主堂西娥西媛两位嬷嬷，人家不但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人家还从法兰西跑到中国来传教咧！哪天我要修行，定要效法西娥西媛，才不做那种光头尼姑！”蔡纪高夫妇拿女儿煮不熟蒸不烂，只好时常为她叹气。

胡碧玺目送丈夫出门而去，转脸面向女儿，眸光射到她一双天足之上。凝神片刻，心里禁不住埋怨先前婆母：好好的女子，偏不许给她缠脚，还说什么连梁启超梁公都主张妇女天足，我俚中国人眼界见识有几个高过梁公去的？现在可好，我俚女子找不着婆家，上哪去找那梁公讲理？她叹了口气，抬头瞪女儿一眼，数落道：“你这是火烧眉毛吗？妹子家的，火急火燎地追进追出，人还在屋外，声音倒先进门了！说吧，你有什么事咧？”

立秋进到屋里，正听见爹娘聊着看驴之事，不觉触动心怀。想起自从大哥亡故母亲便没出过大门，天天闷在家里伤心，眼见浑圆的身板只剩得一个芯子，一张满月面孔瘦成一副嶙峋骨架，荡两只瓠瓜般眼袋，心头一酸，早把自己急急匆匆跑来要说的事情撂下，有心要促成母亲出去散散心。定定站立一会儿，收窄步子走到母亲身边巧笑：“姆妈，要不我陪你去看驴吧？胶棚掌柜是老主顾，不会让我俚吃亏的。”听到这话，家中两位女仆宋大嫂和龙妈，仿佛闻到驴肉香味，

眉开眼笑附和道：“是哩是哩，太太去看驴也是一样，没准太太眼力还好过老爷咧！”

胡碧玺受了女儿和仆佣怂恿恭维，心下一动，笑对立秋说道：“那你快去更衣，我就成全你吃一碗驴肉汤去。”立秋转身去了，一个身高腰壮、眉粗如墨、眼大如珠的丫鬟急急忙忙跑进屋来找她，刚喊出一声：“秋姑娘——”见立秋一阵风似的旋出门去，只得又转身跟在她屁股后跑去了。

宋大嫂和龙妈服侍胡碧玺换好衣服，立秋也带着那个被她命名为“侍剑”的丫鬟回到西横厅来了。主仆五人正要出门，胡碧玺忽又想起寡媳龚素裹来。昨天晚上膳席上，素裹指着幼子晖哥张口向老爷请求增添零钱花销，受了老爷训斥，今日推说头痛，没有出房用早膳，只打发乳母陈妈和丫鬟饱饭出来侍候公婆。胡碧玺明知媳妇赌气，心想自己带着女儿去看驴，单把她冷落在家里也不好，少不得吩咐女儿：“横竖你脚大，劳你把嫂嫂喊来一同去吃碗驴肉汤。”立秋掉头而去，片刻又跑进来，回道：“嫂嫂身上不舒服，嘱咐我好生侍候姆妈出门。”胡碧玺只得又吩咐宋大嫂带上个铜钵子，到时端碗滚烫的驴肉汤回来给素裹发汗。

一干主仆热热闹闹看驴去了，偌大的“轩窗第”里便只剩下龚素裹孤儿寡母带着娘家陪嫁来的乳母陈妈和丫鬟饱饭主仆四人留守。哦，不，不对，蔡家还有一个正经主人在家呢。那便是蔡纪高夫妇的次子、蔡立秋的二哥蔡立春。

说起这位蔡二少爷，怨不得他爹娘咬牙切齿怨恨。自从前年闹了秀才考场之后，这人就变成了一匹野马，常常一大早等不及在家中用早膳就要出门，然后便整日难见人影，不是泡在团练局跟着那些打师、武师们练武、练打、学习骑射，便是去到茶馆里找人闭谈说笑取乐。有时候掌灯时分，赶上回家用晚膳，家中仆佣便要打趣：“恭喜二少爷，今天得空回家吃饭咧？”

说来不知是何缘故，偏偏这天蔡立春在家用过早膳却没有出门，而是去到他居住的东横厅书房里翻箱倒柜，整理那些书籍字画，也不